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J
17.8
|
1,2225

魯 岑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開道歸鳳翔開

作聞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園曰韋述兩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二中曰金光門公昔長安出金

光門賊中竄歸鳳翔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史氏云去
房館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坐客重庭蘭罷相公上疏

諫帝怒詔三司雜問元稹志公墓曰左拾遺歲餘以直
言出華州司功史氏云瑄廢乾元元年出刺邠州公坐

瑄移掾三峯當乾元元年春公步出金光門魯嘗
云外郭城西南三門中曰金光門西趣昆明池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甫陷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
是為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

此道言當歸順時正至今殘破膽殘陳猶有未招鬼言復
艱危

值胡寇在西郊也近侍歸京邑侍一作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
遠言歸

長安為拾遺而遽移華州非出天子之意乃謀邪毀傷之也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公駐馬而望千門蓋志君彷徨不忍去也昔漢武宮中為千門万户之遊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漢武故事驪山湯初秦皇砌石起宇至漢甚加修飾為唐玄宗改為溫泉宮

東山氣鴻濛

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鴻濛乃湯泉之氣也

宮殿居上頭

長安志驪山

山上有石甕寺朝元閣等

君來必十月

湯泉溫湯泉也長安志開元中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久而歸

樹

羽臨九州

樹羽植羽葆蓋以朝諸侯也詩周頌崇牙樹羽

陰火煮玉泉

陰火即陰陽吹嘘之氣水

屬陰而水有溫者陰中之陽也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波濤灌蕩其火不滅名陰火海賦陽冰不冷陰火潛然本草玉泉生藍田陶隱居注是玉之精華又注玉泉玉之泉液也今仙經三十六水法中化玉為玉漿亦稱為玉泉今公詩蓋言湯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
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之色為玉也
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
光抱空中樓
言泉氣光涵日影隱映溫宮樓臺之高也
閨風入
閨風山湯泉而輒跡廣原延冥搜
原一作野此言玄宗乘輿幸驪山湯泉而出若將深入于崑崙之閨風而遠訪于廣

原之野如昔周穆王駕八駿之乘驅馳而升崑崙之上也或謂廣原
崑崙東北角名也按東方朔十洲記崑崙三角一角曰閼風巔神異
經崑崙三角其一角上比于星辰名曰閼風巔孫綽天
台賦非夫遠寄真搜駕神適性者何肯遠想而存之

動沸一作沸言玄宗臨幸騷動萬民也鮑照蕪城賦歌吹沸天觀水百丈湫湫子由切龍潭也長安志湫水

幽靈斯可怪幽靈一作靈湫長安志開元八年冬乘輿

王命官屬休穆天子傳天子北至大戎北風雨雪天子以塞之故

中夜窟宅郭延生述征記巨靈擊開華山

改移因風兩秋謂窟宅因夜兩改而移也天台賦序靈山之所窟宅倒懸瑤池影言

屈注蒼江流蒼當作滄謝朓詩曰俯

揮弄滑且柔此皆言靈湫之

雲車紛少留言

蕭鼓蕩四溟漢武帝詞蕭鼓鳴兮發掉

香泐莽浮泐烏朗切莽模朗切廣大貌海賦泐鮫人獻微綃

鮫人獻綃以為幣也南海外有鮫室水居
如魚善織綃見木玄虛海賦餘見前注
曾祝沉豪牛曾祝沉牛以為

牲也曾重也祝史也詩曾祝致告穆天子傳天子至何宗奉璧南面
曾祝佐之天子授何宗璧何宗西向祝璧于何祝沉牛馬羊豕又天

子游于文山文山之人獻豪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似犛牛也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

遺一作肯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一作龍似虬虬音求龍之无

百妖為之奔遁何以蝦蟆得為之殃也甫既述温泉之幸次叙遊潭
祭龍終寓意於禄山之乱盖傷楊貴妃養禄山為義子私通之每年

幸湯泉為禄山作生日以金盆盛湯禄山裸浴其中貴妃伴為慶誕
之辰百端取樂明皇全不悟按唐史禄山為范陽府節度与揚国忠

爭權国忠表禄山必叛玄宗不信国忠謂帝幸温泉遣人召禄山禄
山必不來以此驗之帝如其言使者至范陽禄山曰此必国忠為帝

謀召我疑我不赴今奔天子命則国忠之謀不攻自破後禄山至温
泉玄宗視禄山面大喜国忠諫帝命壯士縛之不然而必反帝既不疑

禄山貴妃復寵愛之豈肯從其言而收縛之謂帝罷絳婦范陽帝贈
勞愈厚遣婦鎮禄山既脫禍騎駿馬一日一夜揮鞭疾驅行七百里

至范陽遂反坡陀高大之貌禄山腹大而漲每行使人挽之乃動及
作胡旋舞其疾如風故警之金蝦蟆金乃西方禄山胡人故云金蝦

蟆至尊指玄宗也王母指貴妃也明皇為貴妃製羽衣霓裳以象西
王母之會肅宗為太子時嘗諫玄宗云禄山有龍相必反宜早除之

玄宗曰乃猪龍也虛无底謂范陽也祿山反偽即帝位妄自尊大故云金蝦蟇然謁見温泉者蓋亦有由謂帝驗國忠之言以卜其來與不來故曰出見蓋有由及祿山至玄宗乃歡喜而大笑豈國忠諫命壯士收縛之貴妃決不肯也續遺編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底而化作長黃虵乎南恨不從國忠之言

飄飄青瑣郎

飄飄一作飄飄

青瑣郎指郭給事也漢制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日暮入對青瑣內謂之夕郎

文彩珊瑚鈎

謂郭給事之能為文章如珊瑚鈎之可貴也孝經援神契珊瑚鈎者要誓

則出公孫端應圖珊瑚鈎者恭信則見一日不珍玩弄則出纂異記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盆而歌

浩歌綠

水由清絕聽者愁

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人製為琴曲名曰綠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也

題鄭縣亭子

地志華州治鄭縣長春宮馮翊亭子蓋堊王長春宮舍外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馮高發興新雲斷嶽連臨大

路指言蓮花峯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路山大路狹華間地名晉書擅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駑也大路以絕道
天晴官柳暗長春晴一作清指言長春宮也在同濟驛道是也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十道志

長春宮周武帝保定五年
大冢宰晉公宇文護所築

巢邊野雀羣欺燕雀一作鵲或作鶴
喻小人數君子也

花底山蜂遠趁人

喻羣小趨權勢也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

獨恐傷神此感物而傷時也

望嶽

張說泰華碑華山少陰用事万物生華曰華山前對華陽後厭華陰左抱桃林塞右產藍田玉少昊

下都尊收別館

西嶽峻嶒竦劇尊

峻方膺切嶒才登切山貌
諸峯羅立如兒孫安得

仙人九節杖

劉根別傳孝武帝登少室見一女以九節杖仰指曰開左目開右目氣且絕又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

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食日精者神仙傳王遙天大雨使弟子以九節杖員折篋長數寸出行衣皆不濕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老人

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

拄到玉女洗頭盆

拄家庾切掌也郭璞贊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

女是挹玉漿詩含神霧篇明皇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上昇中頂石龜其廣數畝且高二仞其側有梯磴度龜背背有玉女祠祠前有

五石号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益旱不加耗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山有古象人莫識

俗呼為玉女洗頭盆

車箱入谷無歸路

歸一作回寰宇記華陰縣車箱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深不可

則祈兩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出應時獲兩華山記山下有華嶽
廟列宿南行十一里又東迴南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
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纒箭括通天有
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編

一門括古活切括一作闕趙便云華山記箭射峯上有穴纒見天攀
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或云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

上華山上以松栢之心為箭而勒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
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矣

帝問真源五經通義曰東方青帝靈威御南方赤帝赤熛怒西
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走紀中央黃帝含驅紐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二首一作奉寄北
省兩院故人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二點入鵝行鵝行言緇
紳之列也欲知趨

走傷心處言為華州掾趨
走參謂郡將也正想盞盞滿眼香懷想御爐
之香煙也無

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言行役之遽也詩東
方未明顛倒衣裳何

人錯認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一作日月愁隨一線長
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

日之長短冬至後日畧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
功按集公有小至詩曰刺繡五紋添一線是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唐拾遺掌內
供奉諫諍也去年今日侍龍顏漢高帝
隆準而

龍麒麟不動爐煙上

晉禮儀故事大朝會即鑽宮階以金渡九尺麒麟大爐

孔雀徐開

扇影還

孔雀者扇中之所益以言至日受朝賀之儀也李尤賦扇開孔雀尾

玉几由來天北極

言瞻御榻之高也几一作坐周禮司几筵掌王左右玉几

朱衣只在殿中間

言居螭頭之任也

孤

城此日堪腸斷

公在外不得預朝賀而懷之且故有腸斷之歎

愁對寒雲雪滿山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子孟雲卿復歸劉顥

宅宿燕飲散因為醉歌

按地理志陝州有湖城縣去州西南一百一里本隸

隴州太平具國二年屬陝漢全志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使云闕鄉度湖城兩舍經闕鄉湖城公曰南邁也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

河縣乃河陽也集有石壕吏詩急應河陽

役猶得備晨炊謂郭子儀李光弼與賊相抗於河陽疾風吹塵言屯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為之暗而不見人也

湖城城

北一開顏駐馬偶識雲卿面况非劉顥為地主

左氏傳地

主致

嬾迴鞭響已成高宴

成高一作城南

劉侯歡我携客來

歡舊作歡

是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經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

是年九月庚寅九部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淮南子具覽訓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照室紅爐促曙光紫窻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

陌

長安乃西京言土地開拓也江賦灑則地裂豁豁苦天開三輔黃圖長安九衢三陌

寒盡春生洛陽殿

洛陽乃東都言殺氣盡而和氣生也

豈知驅車復同軌

謂收復兩京而車書混同也禮書同文車同軌

可

惜刻漏隨更箭

用喜歡數惜夜短明日分飛也陸佐公新刻漏銘銅史同刻金徒抱箭

人生會

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

綫一作霰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各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

顏不能止

閩鄉姜七少府設餼戲贈長歌

閩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閩後漢

建安中改作閩後漢志引農郡有閩鄉唐志閩鄉屬陝郡地理志陝州閩鄉縣去州西一百七十里稍便云公皆冬涉春行度潼關東征洛陽道史筆不書豈公以公事行邪閩鄉初出潼關姜少府設餼乃冬深經行嵩華道中所作也

姜侯設餼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

得一作河水未魚一作黃河水魚繫衆恐侵河伯宮言深入求魚也博雅

河伯謂之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雅

人受魚鮫人手周禮天官有內饔外饔掌割烹之異記洗魚

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碎一作素有骨已剝甬春

葱剝都唾切研判也杜田偏勸腹腴愧年少少府重甬故獨以

翁飯一作粳維摩落碁何曾白紙濕碁與碁同齊民要術切放

筋未覺金盤空言筋纒放而金盤新懼便飽姜侯德詩小

身無力言甬之三川尋妻可憐為入好心事姜侯之心歎於

我見子真顏色言姜侯禮貌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

為今相憶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至德至德二

載甫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是詩之作乃乾元元年也

去年行宮當太白

當一作守謂至德一載肅宗駐驛鳳翔也唐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

朝迴

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言朝罷與秦少府同館如骨肉之親也呂氏春秋父

母之於子此謂骨肉之親也

每語見許文章伯

伯長也秦生常以文章推長於甫也

今日

時清兩京道

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

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權

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多才羨秦生潦倒甫自喻衰老也甫意若曰今日相逢人情好

奈何昨夜殊無摧笑甫自傷潦倒衰老不若從前而秦生多才年少只依舊也北史崔瞻傳自天保以後重更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

鄴扶古切古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金牛漢中縣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

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絕通秦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也

迴鞭

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

時聞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也漢水在西南

靈州在西北朝飲馬於漢水暮抵靈州其言此馬之疾速也

自矜胡騶奇絕代

謂世代絕無此馬也乘

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謂避亂急難之際賴此馬獲脫於禍也有如劉

備之的驢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曹操之追

轉共無愁向駑駘輩

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

向使駑駘遲鈍必不免矣廣雅駑駘今謂馬之下者也伯樂相馬經曰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駑短脅四駑也後寬薄髀五駑也

馬頰耳如箭筒脚下高蹄削寒玉

馬接銅馬相法膝欲方蹄欲厚三寸豎如石始知神龍

別有種

西京雜記文帝九駿其一龍子呂氏春秋伊尹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注皆馬名周書異域傳青海有小

山以良批馬置此山所生得駒號曰龍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俗一作凡良馬貴骨不貴肉馬欲有骨氣不在

肥大洛陽大道時再清

謂已復東京矣梁簡文帝洛陽道詩洛陽佳麗所大道兩春光吳越春秋夫差

救越歸國至浙江之上望見吳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累日喜得俱東行龍臆鳳髻

未易識

龍一作麟髻梁伊切馬鬣也伯樂相馬經鳳臆龍髻言馬骨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側身注目

長風生

言有精神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外瑄甫

赴華州日許寄負外茯苓瑄明籍華山下震之後裔肅宗即位靈武

拜瑄司勳負外郎知制誥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茯苓淮南子說山訓云千歸來稍暄

暖本草茯苓二月採也當為斲青冥斲株玉切以錐刺地也史記龜策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伏苓在兔絲之

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淨无風以夜燒兔絲去之即翻動

神仙窟龜策傳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陶隱居本草云茯苓仙經服食通神而至靈封題鳥獸

形陶隱居本草云茯苓形如鳥獸龜鬣者良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潼關吏潼徒紅切水名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前歲地理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

藪云秦之陽華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後漢志弘農郡潼關故屬京兆晉地道記潼關是

也柳宗元曰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川其

關曰潼關安祿山反時哥舒翰守潼關為火披婦仁執以

和將得其人加以士卒將校豫附雖无形勝之地守則人自為營豈可得而破哉哥舒不才卒二十萬之師不戰而潰使將帥得人如斯輩金增修城壘何益祇以勞民斂怨耳

士卒何草二

草苦貌詩勞人草苦貌

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

潤州

圖經城號鐵壘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詩城高鐵壘橫強弩

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

關還備胡

修關一作築關

要我下馬行

要於宵切約也

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

戰格即列柵也

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道

丈人或作大人後漢蘇章父純二輔号为大人

穿狹容單車

穿今作容求和

山川古今記備此有三峭東為左峭西為右峭悉長坡數十里路阻深澗屈曲盤紆車不得方軌也艱難奮長戟

万古用一夫

淮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蜀都賦一夫守隘万夫莫向劍閣銘一人荷戟万夫越趨

哀哉

桃林戰

哥舒翰与賊戰於桃林官軍時險固不力戰因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故南哀之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

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張衡西都賦左右峭函重險桃林之塞李善注桃林弘農在閩鄉南谷中唐大寶元年得

元靈符于桃林函谷乃改桃林縣為靈玉百萬化為魚光武紀决

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錢請囑防閑將慎勿學哥舒
宗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幸
之句按哥舒傳帝使使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勳突出關
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因
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拔
歸仁執降於祿山後為祿山所殺

石壕吏

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邠州宜祿縣即漢鶉觚縣地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下園云地志石壕陝東成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峭也王深父云馭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役其老弱魚秦為閭左之戍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余按至德二載秋甫往鄜迎家夜投宿于石壕村因感吏捉人以守向陽傷之而作是詩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蘇閩公本作老婦出看門言當時丁壯皆出戍在家惟婦女持門戶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二男鄴城戍按地理志相州鄴郡殷王河實甲居相即其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

屬魏唐為相州或為鄴郡時郭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節一制不一故九節度之兵皆敗而還鄴城戍謂抽丁圍安慶緒也

男附書至至一作到一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偷生謂非父亦戰沒姑延殘喘

而死者長已矣謂一往而不反也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尚

乳食也孫有母未去言其失戰死无所依也出入無完裙一作其母未便出見吏无

完裙老嫗力雖衰嫗威遇切母也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

得備晨炊河陽即孟三城孟三城節度古孟津在其南是時二節即度屯兵於河陽以禦慶緒兵敗无丁可抽故老嫗請赴

供炊爨而已河陽之役僅以夜久語聲絕如聞淚幽咽天明登前途獨

與老翁別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後從志弘

農郡新安注博物記曰西陵水出新安入維地志新安縣洛西邑唐志新安縣隸河南府從高帝紀急守函谷

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從南穀城顏師古曰穀城即新安王深父云乾元元年九月中書

令朔方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

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三月壬申官軍敗於水子儀收兵浙盟津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

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關之命今弃師於敵至於无告如詩之所感豈無刺焉然子儀猶寬度得眾故卒章美焉師古云乾元元年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敗而還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金次丁尺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惟郭子儀能抚士卒有詔留守東都故甫於首篇諷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儀善養士卒惜夫肅宗任之不專權分于九節度總統不一以至於敗也

客行新安道客甫自謂也喧呼聞點兵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問

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帖一作符夜一作月次選中男

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王城即東都也昔周公為成王營洛邑号为王城是時已收兩

京安慶緒猶揭灑故帝命子儀守此地肥男有母送肥男言有母可恃也瘦男獨伶俜伶音

零傳音湖其伶俜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其帖持故至於伶俜古猛虎行伶俜倒他鄉白水暮東流言征夫无

期青山猶哭聲猶一作聞言骨暴於青野也木蘭詩不聞爺娘喚女声但聞黃河流水鳴戰戰莫自

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即一作却言瘦瘠也天地終無

情喻人君不見恤也我軍取相州取一作至日夜望其平豈意賊

難料歸軍星散營

時九節度營相州師債各散道而歸營壘也

就糧近故壘

自此以下皆美子儀善抚士卒也故壘即舊樂祿山之壘但修完之就糧言就賊之糧於敵免餽餉之勞也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其壘而

練卒依舊京

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昔宣王中與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詩曰

東有甫草今子儀選士亦依宣王之舊地也

掘壕不到水

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尽其力也

牧馬

役亦輕

牧一作看謂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

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号令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

送行勿泣血

一作垂位詩鼠思泣

僕射如父兄

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抚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慮而泣之乎趙叟云至德三載子儀為

左僕射名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盡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新婚別

采綠刺怨曠幽王之時兵革不息故男女怨曠今肅宗遣九節度圍相州敗而還以至捉老嫗

以供軍之役是窮民无告者不得其所豈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乎又新婚者不得安其匹偶豈非幽王之

之時男女多怨曠采綠之詩所由作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時有所怨猶止乎礼義不以私恩而害

公義其與殷其雷能勸以義此所以為仲尼之所取也趙叟云石壕吏新婚別有詩采薇之旨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璞注別四名也詩類并葛與

女蘿施于松栢為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機疏今兔絲蔓延草上生黃赤如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

與君為新婚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兔絲謂物弱不能自立警則婦人依附於

其夫也兔絲附於松栢乃為得所今附蓬麻是以引蔓不長而失其所託喻婦人嫁于征夫暮婚而晨別不如弃路傍之為愈也結

髮為妻子

妻子變作子妻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席不暖君牀

文子墨無黔突孔無

暖席淮南修務訓墨子无暖席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

守邊赴河陽

赴一作戌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郭時

子儀奉詔守東都以禦安慶緒論其戌役也非窮遠之邊所恨者妾身未分明也婦人嫁三月已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

後稱謂姑嫜之名正也今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嫜姑之夫也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義

訓曰秦人謂舅為嫜

父母養我時月夜令我藏

月一作日月夜謂臥月也藏言秘內勿令人見

蓋護惜之甚也

生女有所歸

禮婦人謂嫁曰歸詩之子于歸

雞狗亦得將

狗一作黃犬得黃

作相女子之嫁也雞狗瑣細之物亦得將行言无所吝也

君生往死地

生一作今晉作君今死生地孫武書置之

死地而後生鮑照沉痛迫中腸謝靈運詩沉痛切中腸誓欲隨君去

詩生鮑照死地謂行役之急也此勿為新婚念為一力事戎行戎行謂軍中之行伍婦戒其夫勿以新婚為念當努力

力事戎行公家之事文王之於婦人能勉以正勸以義無以加

此也古詩努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軍以勇為尚去私欲

張苟眷眷妻子之累安能盡方死一生為國立功也哉吳起必手刃

妻子謂是故也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吾士氣稍衰而敵不起者何也

軍中豈有女子乎自嘆貧家女父致羅縹裳縹裳一作致此

也羅縹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今暮晨別是以不施羅縹不

飾也禮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詩豈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

翔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施氏婦人事多錯迕事一作生迕五故

錯迕李善注與君求相望望協武方切夫鳥無知之尚且雙

錯迕交迕也與君求相望翔而得偶豈人事反錯迕不獲如鳥

垂老別

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者五十不從征

向今使老者介胃不安其居固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寧靜

曲禮四郊多壘

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作同

幸有牙齒好

好一作存

所悲骨髓乾

作躄

男兒既介胃

禮介胃之士不拜

長揖別

上官

嵇康絕交書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

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加餐強飯

也老妻傷其衣單而寒勉其加餐恐其餓餓夫豈知此行乃是死別必不獲歸尚何更憂其寒且飢耶古詩努力加餐飯

土門壁

甚堅杏園度亦難

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進業坊有慈恩寺即隋无漏寺之故地

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猶晉作獨史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

為帝土門杏園皆設備以禦思明故李光弼郭子儀皆持兵自土門出收伯山李鄭以忠義自奮善撫士得士心戍守之兵皆戮力以守壁壘甚堅為難度越不比相州九節度總統不一易以敗

此故曰勢異鄴城縱死猶寬所以持美李郭之功也

人生有離

合豈擇成盛衰端

盛一作甚

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嘆

又協聲太息

也人生有离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乎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无復相見之期尤為舌也是以臨歧遲回不進而長歎

識非少時離別之比也
鮑照詩臨路獨遲迴
萬國盡征戎一作東征烽火被岡巒前

彼樂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揚子川谷何鄉為樂土詩頌

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列子力命篇北塌然摧

肺肝痛念國家急誰征戎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加慮哉

也詩之意不忘仁与義此甫所以哉
乎風雅之作矣曹植詩哀哉傷肺肝

無家別甫言无家者蓋言離別不成家計昔宣王中只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高黎天寶十四年祿山乱自范陽長

尔我里百餘家作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

為塵泥為一作委賤子因陣敗謂相州九節歸來尋舊蹊舊

故久行見空室室一作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

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

安一作敢婦來岳間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

方春獨荷

鋤

荷下可切

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

鞞

鞞同戰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

謂祇防守本州不它適也

所携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

盪徒

遠近

理亦齊

今吾近行惟止於一身比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

永痛

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

無家別何以爲蒸藜

痛念母死委之備壑凡五年不得收死并為民若此足知時政之虐也

瘦馬行

按唐書房琯有宰相器其才亦長於戰時帝命琯將兵與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

車戰法為賊所敗帝怒斥為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所長琯長於輔相今用違所長是以兵敗奈何一跌不

復收用故唐史亦為之嘆息甫此詩寓意琯之見弃而朝廷寡恩莫之察惠甫欲再試用之以斥其所長則可

矣故未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

外雅釋地邑

骨骼硤兀

如堵墻

一作

額反硤即兀反兀當作硤硤硤骨高兒以言馬之瘦也

絆之欲動轉欹側

絆轉慢

此豈

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

六一作火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驪以年

辰印印左驪以少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以

飛字印左廂驪驪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

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

衆道三軍遺路傍

三一皮乾剝落雜

泥滓

乾居寒切滓居史切剝北角切難卦剝爛也

毛暗蕭條連雪霜

去歲奔波逐

餘寇驪駝不慣不得將

驪駝良馬不慣於角逐以喻房暗不習乎戰鬪也

士卒多

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

乘黃謂飛黃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乘黃病不害其

為神馬瑄雖戰敗不害其為賢相也符瑞圖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其色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千歲後漢太僕

有未央廐令

當時歷塊誤一蹶

喻小過也王褒頌過

委棄非

汝能周防

能一作難喻瑄之見廢亦出於不意非故為而速辜也

見人慘淡若哀

訴失主錯莫無目光

喻瑄之失君而形容憔悴也

天寒遠放鴈為

伴伴一作侶喻瑄遠出於邠州不獲居君之左右也日暮不收鳥啄瘡收一作友喻朝廷不見收錄而

讒言中傷之也誰家且養願終惠顏延年補白馬賦欲終惠養陰本根方更試明年

春草長

義鵠行

鵠胡骨切鳥名孔子以剛毅近仁蓋物之剛猛者必有仁義乃若城狐社鼠妖害百態豈能有

仁義哉夫鵠猛鷙之鳥也世疑剛猛者不能為仁義豈知斯鵠之義烈可以人而不如乎此篇乃甫寓意以回

鵠能助順終又謂其邀功不若斯鵠之有其成功而知用捨去就之義觀者可以意會而甫之深旨判然可見

矣唐書回紇傳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号高車部或曰勅勒臣于突厥至隋叛去白林回鵠言勇鷙猶鵠然

當安祿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時陷賊无一忠臣義士讓袂徇國及肅宗即位靈武慨然遺使結好回鵠回

鵠送兵五千馬一萬匹助帝討賊由是收復兩京祿山殄滅甫集嘗有詩云隨風西北來慘淡隨回鵠其王願

助順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鷹鵠破敵過箭疾詳味此詩豈非有義鵠助鷹而雪恥復麟乎紇小沒切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有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此以上喻賊陷京師生民皆為祿山之所吞噬靡有子遺者也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其父從西歸

作來王者為民父母保民若赤子是以前父子之喻

寄所宣痛憤一斗上揆孤影揆練結切拗揆也斗上謂北斗之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

數喙來九天數喙一作无声數吉弔切喙許交切淮南天文訓修鱗脫遠枝巨顙折老

拳晉載記石勒与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折老幽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

草辭蜿蜒短一作茂折尾能一掉掉一作擺左氏傳尾大不掉飽腸

皆已穿皆一作今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自其父西歸至此物情有報復快意

貴目前茲實執鳥最易通卦驗曰急難心炯然炯一作

頃切明也詩棠棟兄弟急難功成失所在在一作往用捨何其賢言口鶻既助

取復兩京遺使至回鶻結好遂得回鶻助順而祿山始敗北失勢由此而蕩滅矣

鷹鷲殺之鳥

鷹鷲殺之鳥

功有成不求報德忽飛去而不知其所在用捨之間抑何賢如此今
回鶻既助順討賊有功奈何留屯左輔索金繒求女子无所不至此
所以有愧於義鶻之不有成功也故用集有詩云中原有駢除隱
忍用此物又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蓋幾其邀功之故也 近

經滴水涓涓以律切涓水在皇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

潘安仁賦素髮颯以垂領凜欲衝儒冠欲一作列莊子髮怒衝冠人生許

與分分扶問切只在顧眄間眄弥珍切聊為義鶻行用

激壯士肝用一作末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生一作老颯爽動秋骨秋乃肅殺之氣鶻能擊初

驚魚拘卷謂以條拘執之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

造化窟窟聚也造化之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物謂玩烏

鵲蒲樛枝樛居糾切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言有出塵為眾禽

沒鶻鷲鳥其志在青霄不與眾禽汨沒於草萊爾長翻如刀劍人寰可超越標格也

乾坤空崢嶸

言天地雖廣大而此恨不得飛奮也

粉墨且蕭瑟

粉墨但恐脫落直至於蕭

瑟

爾緬思雲沙際

作想

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舉步

獨紆鬱

言有飛揚煙霧之姿徒立之於雲沙而不得騁踰壯士雖義列而其材獨无所下是以一步一回顧其情為之紆鬱

而不寄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第二首時歸在陸渾莊 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 濟子礼切水名馬真有濟河此同州水名濟州屬山東 人稀

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 避禄山之乱奔赴行在如狂人尔 無時

病去憂 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以

居東故恨与

且喜河南定 謂至德二載復 不問鄴城圍 時史思明據鄴九節度以兵圍

之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 公因天宝十四載乙未冬因乱而相别至乾元戊戌是為三春

而望汝歸也 故園花自發 言無主也 春日鳥還飛 言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乱離不獲

聚會故可傷也 断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一作直若又念與

存亡與一作汝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妾別本作室舊犬知愁

恨垂頭傍我牀述異記陸機有大名黃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絕無書信以竹筒繫書犬頭犬疾走向吳其家

作谷內竹筒中仍馳還洛

贈衛八處士

按唐史拾遺甫与李太白高適衛實相友善實年最少号小友今據甫此贈衛八

云昔別君未婚則知此詩乃非贈衛實也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與商二星東西間隔餘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又

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詩唐風今夕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作共宿此燈光少壯

能幾時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索老何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舊曾

作驚呼熱中腸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甫与實少時執別訪問故舊半死為鬼是以驚呼內熱安知別來凡經二十載復得再登衛八之堂乎昔別君未婚

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父執者父之執友也曲禮見父之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陳作未及已驅兒羅酒漿駐兒一作兒女夜雨剪春韭

非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爾人鑿水納于陵陰繼之獻羔祭韭蓋新物時之所貴也按王隱晉書溫嶠時童謠云剪韭剪韭斷腸種柳南

史周顒價鐘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新炊間黃梁新一作晨間去聲隔也黃

梁米之精者而曰新炊非陳米也主人重客故破夜雨以剪春韭復加新炊之梁其勤意之真可知也按陶隱居本草云黃梁本出青冀

穗大毛長谷米俱麓於白梁襄陽竹根梁是也食之益脾胃主稱會向難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范舟傳遠適千

里正回會先期古詩會向安可知一舉蒙十觴今作累十觴非是十觴亦不醉感子

故意長謂感其故唐之意也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鄭氏即駙馬潛曜也

華亭入翠微言亭之最高也尔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

歌山樹清漣曳水衣詩魏風河水清且漣漪毛萇傳風行水成文曰陣張景陽霖雨詩堂上水生衣

說文苔也師古云水衣行也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隼鷲也向晚尋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熱

肅宗至德二載甫自賊窟歸鳳翔謁帝帝授左拾遺房琯兵敗陳濤斜帝怒甫上疏論其

罪帝貶甫為華州司功即乾元元年也是年七月在華州北地早定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甫訂意以譏羣臣不明賀蘭進明諸瑄於帝

併及於甫是故甫披逐也對食暫殮還不能 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殮 每愁中夜自

足蠹 一作常愁夜來皆是蠹蠹許竭切甫意以蠹喻謔人蠹毒虫也言螫人夜中可畏言謔人之為害必陰中之幸人所不知

故云每况乃秋後轉多蠹 詩小雅青蠹亦是傷謔之作秋者義氣也義能剛斷宜小人之疎斥

肅宗中吳威明果斷何為近謔信伎故有是言也 東帶發強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 論語云東帶立於朝今乃見逐使之困於簿書米益之賤益免不熱

中而大 南望青松架短壑 短一作絕 安得赤脚踏層冰 甫既不得

志遂欲棄官南隱以青松架乎短壑之上跣行重陰積瘳之地以濯此煩熱也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万里冰厚百丈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凋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蟬逢秋正得其時燕於夏月已如客之將辭秋也甫自喻如秋後之
燕蓋言日月端邁節叙更變老之將至而平昔隱居之願未獲酬素
志而年已半百矣豈不凋張也哉雖然弃官亦由乎人何必拘於形
役而為形體之慮耶昔陶潛棄彭澤令賦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亦是
意也觀此一篇作於乾元元年而二年果棄官之秦州矣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

死別不過吞聲飲恨一時之思也

生別常惻惻

生別尚有相見之期無時而不思故在心常惻惻然

江南瘴癘地

李白為求王璘府屬官永王璘誅白坐罪當誅

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尋陽屬江南道今之江州有火方也故地多瘴癘

逐客無消息

逐或作遠昔秦李斯為秦逐客時白見賤故云逐客

故人入我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一人為友每相思

敏便於夢中往尋但得至平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明我長相憶

樂府詩夢見已在他鄉上

有加有長相意食下 恐非平生竟疑其已死也路迷不可測迷一作遠魂來

楓林青楚序多楓謂白竟自南楚而來也竟返關塞里竟一作夢關塞指同州甫時居同谷謂

白竟自同谷而返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以或作以何有羽翼飛騰至此落月

滿屋梁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猶疑照顏色望原父云此詩人第一格李詩

者未易到也西情詩話云白麻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贊知章其風神超邁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俱不若少陵是此與太白傳神詩

也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有鱗曰蛟龍蓋言南海風濤之險恐白罹論駟之患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以不至浮雲指讒臣也遊子指李白也然白見逐不復召還良由讒臣蒙蔽

於君也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

促局促言不敘曲也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一作秋多風舟楫恐失

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

顛顛顛顛通作惟粹言士大夫雖多徒竊祿位而已孰云網恢恢

譏憲網之密濫及無罪也老子將老身反累身一作才蓋傷白少年見重於玄宗

至使御手調羹龍巾拭吐不意今日暮年反為才所累也千秋萬歲名桓譚新論雍門周謂

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云孟嘗君尊子孟嘗君曰臣竊秋千寂寞身後事南

貴乃如此乎阮籍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曰生不見用身後有名不過委之寂寞之鄉果何

益哉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度時度為賊所得偽署以

天台隔三江天台山在台州浙東路也名山畧記天台山是定

曰揚子江三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韓

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昔如

水上鷗水一作江言無拘束也南越志鷗水鳥今若置中兔若

作為置子斜性命由他人言兔陷網性命悲辛但狂顧言如

切兔罟也由人不由己也顧野而山鬼獨一脚魯語木石之在夔蜩蝻韋昭注木石謂山

效人声而迷惑人也釋名山精也夔一足謂之山纒或云獨足蜩蝻山精樹蜩音覆大地也山

日夔博物志一足曰夔蜩蝻也海經夔地色如愛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山鬼蜩蝻言所聚

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之地荒僻難以度

歲月從來禦魑魅

左氏文公十八年傳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多為才名誤

今虞誦為司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按集甫有贈虞詩云才名四十年蓋謂此也

夫子嵇阮流更被時

俗惡

被晉作曹虞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故南比之嵇阮然為禮法之士所疾按阮籍傳籍字嗣宗母終能為青白眼見嵇喜來

海隅微小吏

平籍依白眼喜不擇而恨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

州

在海之隅

司眼暗髮垂素

謂其老也潘安仁秋因賦素髮颯以垂頰

鳩杖近青

袍

一作黃帽映青袍黃帽乃竹籬冠也後漢孔儀志八十九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謂之鳩杖鳩者不啗之鳥欲使老人不

非供折腰具

司戶乃掌輪納禾穀之職論虞才器之大非止可以供折腰之具也晉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曲小人

平生一杯酒

沈休文詩平生少年

日分守易前期勿言一杯酒明日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古詩蘭西逢故人按甫集有贈

難重持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

相望無所成

乾坤

莽回互

言天地雖大也胡為其身若無所容乎

天河

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雲漢星漢何漢銀漢天律儀律銀河等何也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轉亦最一作轉縱被微雲掩終能求

夜清能一作當以喻賢人為群小所蔽掩終不能害其明也令皇動雙闕伴月落邊

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

織女當渡河吾已被召與尔别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曾語牽牛明日失丁所在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

五十韻賈嚴二公皆貶官也按唐史賈至恩安蒲人至德二年坐房暗罷京兆尹貶巴州刺史

至德二年坐房暗罷京兆尹貶巴州刺史

衡嶽帝猿裏巴州鳥道邊巴州居山嶠之險也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在編縣自右興鳥道四

百里以其險絕猶無至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迹尔故人俱不利謫官兩悠然悠然作莊

開闢乾坤正言肅宗收復兩京也榮枯雨露偏言恩澤不均及二公而被謫也長沙

才子遠此以賈誼喻司馬之不見用也按賈誼傳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為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迁至太中

大夫去舜謹之風善之帝以誼為長沙王傅也按嚴光傳光字子陵少与光釣瀨客星懸此以嚴光喻嚴使君之不見用也按嚴光傳光字子陵少与光

武同游李光武即立遣使聘之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膝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其急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尔

除為諫議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与嚴陵瀨相接桐庐縣南有嚴子陵釣魚

處今山邊有石臨水上可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殷憂謂坐十人名為嚴子陵釣壇殷憂謂般也自此以下皆甫自喻甫即位靈討胡愁李廣謂討胡之

武用自賊中竄身歸至鳳翔謁帝行在未還則恨无張無後雲臺未捷則愁无李廣之謂李廣之奉使待張騫謂奉使之未還則恨无張

為將也言昨玄宗出幸濟亂无復嚴整法仗虛修水戰船謂玄宗虛修仗也更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虛修水戰船謂玄宗虛修

不能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流落劔謂玄宗虛修三千劔指蜀之劔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二千里之遠畫角吹秦

晉吹一作歌秦晉之地皆吹旄頭俯澗瀾澗瀾之水隱映胡星言志昂為旄頭胡星也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小儒公自謂也有識公

人雖崛起竟無成立故甫與有識者皆輕笑之以喻思明祿山之必允使呂布刺卓又十六国春秋西秦符堅遣使伐晉遂至破敗抚畜

鮮卑符融諫不聽
後為鮮卑所亡
浪作禽填海那堪血射天
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而亂華

何異精衛之填海帝乙囊血而射天乎
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本赤帝之女嬉遊於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鳥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述異記精衛一名誓禽誓不飲東海水故也一名免禽又曰志鳥俗呼女雀江淹詩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又史

記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曰射天武乙獵於河謂之間雷震死
萬方忠助順一鼓氣

無前
左氏傳曹威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顛

屯兵京師陳倉北近長安肅宗屯軍太白山下陽可以勝陰人臣道也故知賊之必敗遂有陰散晴熏之語按陳倉鳳翔之屬邑太白山

在鳳翔武功縣前漢志右扶風陳倉三秦記秦武亂麻屍積衛

公都雍陳倉縣是也又曰太白山南有陳倉山

北也賊兵之中為王師所敗其屍如亂麻之多也前漢武五子替始皇即位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

於道破竹勢臨燕燕范陽也祿山之巢為王師所敗其勢若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

解無復着手處也
法駕還雙闕
至德二年十月辛卯帝
王師下

八川
謂王師已平關中矣關中記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滌六高七灋八漏按集有喜官軍臨賊境詩八水散風波謂是也

此時霽奉引
奉引謂公為左拾遺
佳氣拂周旋
光武紀論曰為三氣者

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望見春
貌虎開金甲甲一作匣言衛兵

陵郭惜曰氣佳哉蠻之慈之然
貌虎開金甲貌虎也書技善如

虎如麒麟受玉鞭言群才為帝駕御也趙子操云麒麟以言御馬

玉鞭又云德宗嘗幸興慶宮口於樓壁中得宝匣中獲玉鞭其
未有文曰較玉鞭即天宝中異國所獻端妍節文光可鑒物

請入仗言法仗復備皆近既馬解登僊言諸禁復嚴備也准

伏皂駝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八
廐馬四千餘匹一日風靜天響有羽鶴飛至既化為青衣童子騎一

大馬乘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
空而去

淚潺湲哭廟悲風急言天子哭祭九廟故衣冠之士為之痛

然而生矣朝正霽景鮮日朝會而天氣清明也月分梁

漢米梁漢間所貢賦之米帝以月給百官廩俸春得水衡

錢得亦升作給水衡掌山澤之賦春得水衡錢以供國用也漢宣

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供民起第院應邵曰水衡與
府皆天子私藏耳內綵繁於纈纈綈奚結切文縉內宮莎軟
勝綿宮莎乃宮苑之草恩祭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入一作處甫言去賈嚴於收京之後同拜恩榮出入朝省以有相隨也書畢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曲禮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晚

著華堂醉言同堂而飲也寒重繡被眠言共被而寢也響齊兼秉燭或

燭而夜話也燭而書行或同書狂滿懷言同在禁掖往還尺牘之多也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所以極言二公之才秉鈞方咫尺詩小雅秉國之鈞左

氏傳天威不違顛咫尺鐵翻再聯翻鐵所介切翦羽也言為宰執不遠而

南子飛鳥鐵羽禁掖朋從改改一作換言友舊皆改秩節也微斑性命全甫坐論

宜罷相房為華州司功猶得保全性命也青蒲甘受戮受一作就時公任拾遺故以

寢疾史以親密得侍視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諫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白髮竟誰憐

甫自歎其老也弟子負原憲甫言其貧如原憲也諸生老伏虔自喻老如伏

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言賈嚴既係師資

鄉黨之序所事於賈嚴者又何敢居其先乎舊好腸堪斷公懷二子有夙契也新愁眼欲穿

公戴二子也指言巴州以竹為棧道也翠乾危棧竹乾居寒切枯也棧土諫切棚紅膩小

湖蓮

湖一作池指言岳州有蓮池也

賈筆論孤憤

指屬賈司馬也昔韓非子作孤憤之書

嚴

詩賦幾篇

指屬嚴使君也

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目錦無停

織

喻譏人巧言之成文也詩巷伯萋兮萋兮成是貝錦

朱絲有斷絃

數二子無知音而戒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鼓者或曰朱絲絃言其直也以此正人端土有斷絃言正人被中傷也故下文有碎首

空拳之句

謂是也 浦鷗防碎首霜鷗不空拳

鷗胡骨切鷹屬兩句通義謂二子如浦鷗說言

如霜鷗既不空拳期於必中則鷗當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之至也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

巴山森列石泉之間矣

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為年

謂二子以棊酒自遣也 典郡

終微眇

謂嚴雖典郡權為微眇也

治中實棄捐

治讀從平声治中即司馬也謂賈雖任治中實為擯

棄也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

安排求傲吏

言身雖為吏而其志高傲未嘗越分有所求也謝靈運詩居常

以待盡處順故安排郭璞遊仙詩僚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曰傲吏 比與

展歸田

言乘興將歸田園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

去去才難得

才而難見

用是以欲去國也古

蒼蒼君理又玄

蒼蒼蒼天也言天理之玄妙不可知

古人稱

逝矣言歸去不復仕也吾道下終焉終窮也孔叢子曰

隴外翻投跡言吐蕃復入漁陽復控弦言史思明再笑

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甫傷為妻子所累是以客親故行

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迤邐張

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平道即迷不知路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騫一作如公尺騫惠何處有陶甄樊

山寺天水圖經隴城邑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之姪佐

佛龕剝石閣道回旋上下千餘尺蓋麥積

野寺殘僧少寺謂瑞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麝香小

人謂之麝香鶴或云鹿也石鸚鵡啄金桃郭璞山海經鸚鵡

志鸚鵡三種交亂水通人過水或作石非是爾雅釋水是絕流

亂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纖一作秋

示姪佐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七月秋風起八月秋風高至九月則風落也君來慰眼前自聞茅

屋趣佐先卜祭東柯只想竹林眠甫發得焉佐共住也滿谷山雲起侵籬澗

水懸嗣宗諸子姪嗣一作阮早覺仲容賢晉阮咸字仲容藉之姪也藉字嗣宗性疎

懶而仲又放蕩不檢焉叔藉為竹林之遊耳

佐還山後寄二首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
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懶叔須汝故相携

秘山康池父善性復疎懶節驚肉緩

白露黃梁熟孔子春秋之月白露降農乃登穀餘則注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

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本草又葵子生少室山蜀

葵子刀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爾雅釋草有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也
老人他日愛正想

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

澆堅堯切沃也

交橫落慢坡

分引泉水灌園故交橫而落慢坡言坡翠如綠

也 歲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菱

香菱即菱也武陵記兩角

曰菱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木粟

通林帶女蘿

女蘿乃松蘿者也

甚聞霜蕤白

蕤胡

介切葦菜葉似莖

重惠意如何

宿贊公房

贊京師大雲寺主誦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

按頭陀寺宗碑法師擁錫來游大智度論菩薩常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錫杖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釋氏要覽昔高僧隱峯游五臺山出淮西

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上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挂錫

秋風

已颯然兩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昔慧遠法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甫平昔與贊

公遊從亦其比也今云霜倒他蓮寓言蓮社冷落也

放逐靈違性

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遊爾

虛空

不離禪

離去聲雖調在空虛之處亦禪家固所宜

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寄高三十五啓事

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惡其才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啓事兵戈久索居

索素各切散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去而索居亦已久矣

時

來如官達

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官達

歲晚莫情疎

言無隨世態也

天上多鴻

鴈

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

池中足鯉魚

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相看

過半百

過古不切呂氏春秋人之壽不過百

不寄一行書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行人邊秋一鴈聲

鴈喻言其兄弟隔絕遂孤也

露從今夜白

風土記八月白露降

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

分散一作羈旅公有一二弟方賊亂時一在齊州

一在陽翟

無家問死生

亂離流落故無家也

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南部新書此公流寓秦隴詩也

雨晴

天外秋雲薄外一作際一作水秦州曰天水州從西萬里風

今朝好晴景使信諫屏風詩今朝好風日園死足芳菲久雨不妨農塞柳行

踈翠塞一岸山梨結小紅胡茄樓上發一鴈入高空張祐詩萬

人齊指處一鴈落高空

即事

聞道花門破花門即回紇也按唐地理志甘肅州剛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嚮屈曲東北

行千里有盜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母又此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橋帳集有留花門詩

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回紇助順討祿山收長安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幼女

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愁思拋雲鬢鬢一作髻腰支贖寶衣贖一

作勝贖羣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初為和親之因以籍其來助順和親既非而索戰則

所以籍之之意又違矣魯嘗言又二公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

遂與意違也

歸燕此公感物託意以自喻也

不獨避霜雪喻避亂也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

知歸四序迭運已有炎涼燕自知之喻甫之主就非若俗態之奔競也春色豈相訪衆離

還識機故巢僅未毀故巢喻故鄉也會傍主人飛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戰國策綴甲効勝於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

黃葉墜我前墜一作墮朽骨穴螻蟻老子傳其骨已朽莊子禦寇篇在下為螻蟻食又

為蔓草纏江淹限賦試望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前漢嚴助

傳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今承唐漢虜互勝負

後尚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兵無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擊殺傷過當封疆不常全

前漢匈奴傳贊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累相當雖開江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安得廉

取將取一作頗二軍同晏眠肅宗已平祿山奈何思明猶據鄴南意欲專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

尚与吐番倚戰雖云開拓邊疆以復吾中国故地獨不念暴骨原野
可為哀痛也故甫欲得廉恥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來則守禦去則
勿追与二軍晏眠不至生事斯可矣讒當時
將帥無恥養寇以貽国患而自肥其已故也

高秋登寒山寒一作塞**南望馬邑州**于寶搜神記秦人築城於代州塞內以備胡城類者

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
呂夏卿兵志唐肅宗至應元年龍右節度使高駢言馬邑番州據秦

城山谷間相距三百里成州塩井中道也請從就之遂徙馬邑州於
塩井城置靜戎軍趙使云此非僕鴈門之馬邑乃秦州地分今於本

處有石碑標榜焉**降虜東擊胡**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按

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壯健盡不留**匈奴傳漢大發關東輕

石仇便習騎射者皆從事**穹廬莽牢落**匈奴傳父子同穹廬故曰穹廬**上有**

行雲愁老弱**哭道路**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捐之以為不可議曰寇次並起軍放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車障孤兒**願聞甲兵休**匈奴傳匈奴

號道路老母寡婦飲泣巷哭上從之**願聞甲兵休**上書願寢兵

休士復故約**鄴中事反覆**一作鄴中何蕭條鄴中乃相州也按

是也後漢韓遂語馬騰**死人積如上****諸將已茅土載驅誰**

與謀

甫意謂代州唐軍以勵降虜在此方回統以兵助帝東討祿山代州壯者盡行惟老弱守城耳况回紇餘兵與雜種降胡

在是觀其穹庐莽莽雲色赤澹忽若變從中起豈不危哉是一祿山死一祿山復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

也况又鄴中叛服不常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者積如山萬一更有變諸將已富貴誰與國家謀是事

哉時思明在鄴勝負未可知此甫所以為朝廷憂也按禹貢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審其方色与之使立社

燾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主王者覆四方詩載馳驅馳

豐年孰云遲

孰一作既云一作亦

甘澤不在早

曹植詩膏澤多豐年

耕田秋

兩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

門士

衡門貧者之居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為門淺漏也

忽悲尚枯槁

屈原漁父篇屈

原既放形

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

時春早至秋方雨春苗差期已交九月得雨而

成喻衡茅之士又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意勉久困之士譏驟進立功者不足為貴也晉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

為醜老

但訝鹿皮翁

鹿皮翁甫自比也

志機對芳草

芳一作荒劉向列仙

傳鹿皮翁者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峯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一斤斧斤二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口梯道四間成升其巔作祠真舍留止其旁絕其門以自固食
芝草飲神水且七十年苗水未出來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
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鉅遣宗族令
下山著皮衣遂上谷遂上關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赤谷西崦人家

掩衣險切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
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
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元年照華州司功屬
關輔饑亂乾元三年遂弃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

家因有
是詩也

躋險不自安

躋一作路安王荆公作宣言其行役
之苦也謝靈運詩云路險兼幽居

出郊已清

目溪迴日氣暖

謂溪繞山回環
其地煥暖也

遙轉山田熟

謂四環皆山
田遙隨山轉

故人勤
於耕也

鳥雀依茅茨

言其
靜也

藩籬帶松菊

言其
幽也 如行武陵

暮欲問桃源宿

甫受此處風景比之桃源晉陶淵明桃花源記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於溪行忽逢桃花林夾

岸芳草鮮美漁人異之復行窮其林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
入初極狹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廣屋舍儼然黃髮垂髫怡然

自祭見漁人乃大驚問便邀還家設酒依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

數日辭去既出
遂迷不復得路

初月

是時肅宗乾元初甫在秦州避亂作此詩以刺肅宗即位靈武不能昭明其德而李輔國居中用事

恩寵太過也

光細弦欲上

光細一作常時豈陳下皆刊作欲趙使之否乾鑿度曰月二日成魄八日成光其成光之際則名曰弦

今曆家於八月標為上弦此言初月乃燃出之月也

影斜輪未安

謂冕未圓也

微升古塞

外已隱暮雲端

微升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按唐書張皇后

善牢籠稍稍預政事古中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徒太上皇

西內藩蓋王之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勳挾越王係謀危太上皇

以誅死詳觀此

河漢不改色

言月出便隱惟河漢不改色也

詩頗有深意

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滿一作滴謝靈運詩團團滿葉露

擣衣

亦知戍不返

婦人知其夫戍邊亦不返也

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

苦一况經長別心

經一作驚

空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

邊

城也蔡邕上疏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謂

砧声也此篇言征戍之苦秋至我砧擣作寒衣送至塞垣用盡閨中之力以擣衣其砧声聞於空外使人不忍聽之也

促織

爾雅釋蟲蟋蟀蝻郭璞注今促織後漢襄楷傳指上疏曰布穀鳴於孟夏蟋蟀鳴於始秋注布穀一名戴衽一名戴勝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秋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詩幽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萇傳

蟋蟀蝻也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蝻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謂之懶婦又曰促織一名投機謂其声如紡織也又曰莎雞一名蟋蟀謂其声如紡織也以此考之實一物而異名焉

促織甚微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長

妻王彦輔作樓

悲絲與急管

絲一作絃

白芷曲催絲急管為君舞古梁府悲絲激新声

感激異天真

促織秋蟲也常夜鳴其声哀切故動人此蟲常鳴於

草根夜入人床下使久客故妻皆羈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蟲聲自然也

螢火

此篇公因物所感而作也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耀一名燐腐草

化之食蚊蚋也

幸因腐草出

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敢近太陽飛

螢火常以夜飛而腹下有光詩所謂

熠耀宵行是也即未嘗近太陽以意測之蓋甫以太陽喻人君螢火乃腐草所化月令所謂腐草為螢是也古者謂宮刑為腐唐之季世闔官弄權公之此詩表叢議之也故有敢近太陽之語然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喻闈侍小人侍君之側弄權肆讒也說文曰太陽精也未足臨書卷晉車後貧囊螢火以照觀書時能點客衣喻其能以讒言中傷正人

也隨風隔幔小帶兩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

歸

螢火出於腐草喻闈侍起於微賤而弄權肆讒一旦朝廷清明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也或云此詩指李輔國也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強其兩切

味苦夏蟲避叢卑春

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

在茲

言此竹雖疲弱然得其所托亦足以保其生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助

陳留風俗衰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子瞻瞻弟咸從子脩字族弟放放

弟裕皆有名

人物世不數

數所矩切計也佞禰衡

塞上得阮生

迫繼先父祖

籍族系盛分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自陳留尉氏人物元古時江左人門第一孟昉居于隴外也

阮昉美其質不墜其父祖之遺風也精便云按晉春秋籍出

貧知

靜者性

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謝靈運過始孟野詩還得靜者便

自益毛髮古

自晉作白蘇本同白

益言不以色慾敗其真氣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

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

環堵

環牆也昉安於環牆之室任長蓬蒿時車蓋來往者唯入鄰家而昉之室皆環翳蒿耳禮儒行儒有環堵之室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

所如蓬蒿没人閉門養性終身不出

清詩近道要

唐人詩多綺麗惟昉獨有理趣

識子用心苦

子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為詩也子一作字或引劉棻常從揚雄李作音字刻敵見雄大元謂之白空自舌謂昉善篆隸故云

我草徑微寒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林避喧喧甘猛虎

是時於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道謝絕當世不接喧囂雖猛虎所甘心也足明箕穎客榮貴如

糞土甫美阮昉真有箕山穎水之節視榮貴如糞土亦按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節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天子許由遂之箕

山之下穎水之陽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榮李曰况瓊玉乎是若糞土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高陽客陽一作雲三違穎水春嵩陽屬穎川違別也彪避祿山亂隱居嵩陽占甫別

已經三春矣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徑宋謝靈運好登

山陟嶺嘗陶公漉酒中南史陶潛傳將候鶴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羣兒

彌宇宙謂盜賊之多也此物在風塵此物指彪猶言此尤物也歷下辭姜被

甫昔在歷下曾與彪同被而寢也後梁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愛天至謝承書曰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

心關西得子孟隣後在關中又同隣而居也劉向列女傳鄰孟子

之事孟母乃去舍市傍其孺戲為賣人術賣之事孟母後從舍李宮之旁其孺遊乃設俎且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

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人性沉靜故心機神妙也先

生藝絕倫美彪草書詩筆之過人也草書何太古一作草書因甚苦詩興不無

神曹植休前輩以美彪詩興之神前更无子建也世說曹植字子建七步成詩張芝更後身

以美彪草書之古後復有伯英也後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時人室之寸紙不遺草仲將謂之草聖數篇吟可老

言慮之詩筆雖老莫能窮其趣也一字實堪貧言慮之草書雖貧可以致富也將恐曾防寇

恐懼遇寇而逃深潛託所親空聞倚門夕潛一作情依托親戚而潛

道也美彪爭母如期必至不使倚門至昏暮矣戰國策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如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汝不知其如汝尚何歸又昔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所以至矣

盡力索餐晨言精潔其膳以奉母也東廣徵補踈嬾為名

誤甫性踈嬾為功名所誤故至敗逐也驅馳喪我真奔波風埃而失

其真率索居猶寂寞猶一作尤索悉各切相遇益愁辛淹

諫密中散詩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席珍美彪也禮儒有席上之珍以待

聘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朝

喻肅宗重建七朝也後

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給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

文公嘗從臣

喻肅宗推恩隨車駕者左

氏僖公二十四年

商山猶入楚

甫自比也十道志商山一名楚山四皓皆河內軻人秦政暴虐乃

相與隱此山

源水不離秦

源一作渭或作端離一作知原指桃花源也甫昔謁帝鳳翔非无從二之

功今恩例不及於甫使南困於荆楚客于秦州何異桃源之避亂一往而不反乎餘見前注

存想青龍秘

有存想之法此下皆美意也神仙傳太陽子謂太陰女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象論曰青龍東方甲乙木潛藏變化故

言龍又歌曰子稱虎卯稱龍龍虎相全自合同龍居震位當六八虎數元生在一宮

騎行白鹿馴崔元山

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孫柔之端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玉琛之体符有金方也又周直義入龍嶠山見妾

鹿而行耕巖牀谷口揚子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結草

即河濱即一作欲河上公公徵文帝時結草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餘見前肘後符應驗

晉葛洪有肘後方囊中藥未陳放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乃良覲

會也甫与彪別後无緣再長良會也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言彪之勢伸而甫之勢屈也彪

以疎散故伸甫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論語依於仁鼓角凌

天籟莊子齊物篇汝不聞天籟乎關山倚月輪倚一作信官場羅鎮磧場一作

作壕鎮樊作錦四鎮之地皆置官場收賊火近洮岷謂吐蕃入寇也臨洮

賦嶽以供軍須也或曰官之戰場也岷山志劍南其山蕭瑟論兵地兵一作功蒼蒼江鬪將辰法或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餘孽殘寇也高興知籠鳥潘岳秋興賦猶

池魚籠鳥而有斯文起獲麟言彪之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或曰彪之著書如孔子春

秋起於獲麟也左氏哀公十四年傳孔子西狩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宋玉

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二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遙憐

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劉愔傳側身里巷處約思純張衡四愁詩側身北望涕霑襟寄食

一家村烽舉新酣戰淮南子真覽訓曹陽公去韓戰戰酣日暮接戈而麾之日出為之反三舍啼

垂舊血痕

詩鼠思泣血

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宋玉有招魂篇

汝懦歸無計

懦弱切弱也

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

西京雜記烏鵲

巢而行人至

深負鵲鵲詩

鵲皆言日幻鵲盧經切鵲鵲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故以喻兄弟之相助也詩棠棣鵲

鵲在原兄弟急難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

命如絲

後漢劉茂傳孫福為賊所圍命如絲髮

秦州二十首

寰宇記魏初中分隴右為秦州秦州曰天水郡州記曰前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南乾元初坐論房瑒事貶華州司功屬閔輔餞弃官西去度隴右客秦亭此詩二十首今止十九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因論房瑒有此遊也

遲回度隴怯

南

度隴依於臨眺也辛氏三秦記隴西閔其坂九廻不知高幾百里望秦川長安如帶應劭送書晉義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岬

浩蕩

時

及關愁

水落魚龍夜

勸道元水經注汧水有二源一出天水縣西山世謂水龍山其水東

西流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魚龍水

水會上下亦通謂之魚龍川又曰魚龍川岍山水溢石室比流出汧

渭之間又倦游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鯁鯽之形鱗鬣皆具狀如插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

久而土疑為石遂留形迹爾或曰按鄴道元水經魚龍以山空鳥鼠

秋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為鼠其鼠為鼯郭璞注鼯如人家鼠而

西首陽縣孔安國尚書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互為牝牡後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山海經曰渭水鳥鼠同穴山東

注河入垂陰北唐志鳥鼠同穴山在渭州之西征問烽火前注

心折此淹留謂時吐番之亂也

秦州山北寺山城勝跡隗囂宮囂五高切地志秦亭隗囂

後漢隗囂傳囂天水成紀人注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

北初囂據故地鄧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囂為朔益王

寺即囂故居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趙

度溪風清渭無情極後漢志隴西郡首愁時獨向東趙

云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公乃心乎

長安可知矣師古云南東望越之亂可愁也

州圖領同谷南乾元元年秋出諫垣緣三翠今二年秋挂印客

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按寰宇記唐成州禹驛道出流沙後

貢梁州之域古西夷地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

志居延澤古流沙獻帝立為西海郡餘見前降虜兼千帳降戶江切服也唐吐蕃貴人处于大糧帳居人

有萬家馬驕珠汗落珠一作朱謂馬之汗血也胡舞白題

斜傳白題國土姓支名蒼叢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裴子野傳武帝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骨遣使由岷山道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

漢額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

白塗聖其額也年少臨洮子子一作至洮徒刀切今之洮州也餘見前西來亦自誇

鼓角緣邊郡此篇詠鼓角也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聽讀平聲殷讀

上聲盛貌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

一槩時東有安史之亂西有吐蕃之擾故云一槩也五道竟何之孔子云吾道非耶

南史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此篇賦天馬也前漢張騫傳武帝發書易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西極大宛馬曰天馬又禮樂志武帝歌曰太乙况天馬下又天馬來從西極浮

雲連陣沒或曰南史乃沙苑別名唐置牧馬監是時哥舒翰戰敗於

矣故甫傷之西京雜記文帝自秋草徧山長徧一作滿甫傷草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餘雲

也聞說真龍種

甫自喻也武帝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

仍殘老驕驕

仍殘亦作死於餘

亦甫自比也

哀鳴思戰鬪

趙子標云唐人以餘為殘蓋言所餘馬備而不用於戰故哀鳴思戰鬪也豈非公自

况也

邪迥立向蒼蒼

城上胡笳奏

言用兵以禦吐蕃也

山邊漢節歸

言通使於吐蕃即歸如蘇武張騫之持浹

節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金微州名言奉詔發兵赴何以防金微也後漢竇憲傳憲以此

廣微弱欲滅之遣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續唐六典羅縻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也

士苦形骸黑

言士卒行役勤勞之故也

旌踈鳥獸稀

旌師民瞻本作林言鳥獸亦竄伏况

於民

那堪往來戍

堪舊作聞

恨解鄴城圍

鄴城乃相州也西邊既苦吐蕃之戰而鄴

城尚為思明所據既圍而後解則戍役之士疲於往來所以恨其未勦滅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

山一作石無風雲出塞

古今注塞者塞所以

擁塞夷狄也

不夜月臨關

趙子標云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關蓋後人因杜甫詩而為之名也邵博聞見錄云

无風谷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畧西邊親至其地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又解道康齊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有日夜中照於東境

故以屬國歸何晚言使未還也蘇武樓蘭斬未還言賊未

為名崇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介子持節使以斬樓蘭王交婦首垂之北闕封義陽侯

獨一衰颯正摧顏

聞道尋源使時道使至吐蕃因借張窋以為言前送張窋傳窋

地形所有大宛以蒲萄為酒大宛別邑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元天馬子

地荆楚歲時記武帝令張窋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見一女織丈夫牽牛飲河遂還山海經崑崙之東南隅大惟河源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至今來右皆用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時幽燕在賊境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士多死亡哀憤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此狀驛亭景物之盛也或曰稠疊多幽事謝靈運始靈墅喧

呼闕使星時乱多故竟喜見使吐蕃者之往來也後漢老夫如

有此不異在郊垆老夫如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垆矣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兩繁淅淅羌童看渭水羌童謂

如而蕃息也後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水所出使客尚河源尚一作向或云甫自此也煙火軍中

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雲一作風黃鵠翅垂兩蒼雁鳥

飢啄泥皆公自傷之碎薊門誰自北薊門指祿山之巢穴言收復燕薊者有誰也或曰誰自北言無

人北還也鮑照出自北門行募騎屯廣武漢將獨征西征西指

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不意書生耳南史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也洪山今彭為征西將軍臨衰厭鼓鞞厭一作見鞞鞞迷切字正作鞞

山頭南郭寺南一作東水號北流泉水方折必滯諸東其勢順也今而北流其逆如此叛

臣之謂乎詩彪池北流蓋亦思其逆尔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秦州記天水縣界无山有

水一瓜北流入長道縣界秋花危石底秋花非玩物况危於石底公之命意自傷類多若此晚景臥

鍾邊邊一作前悅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颯一作蕭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

趙叟云秦州枕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

公集有佐還東柯谷詩又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天水圍經龍城縣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姪佐草堂東柯谷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山

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旋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數橫可涉玉堂閑話龍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總可以來風

遊人如對門藤蓋瓦言藤蔓蓋瓦上也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

粟種粟皆在肥地而地瘠翻且粟者則地之美可知也陽坡可種瓜廣志曰瓜之所出嚴

茶譜云宣州宣城縣有茶山其東為朝日所燭号曰陽坡其茶最勝形如小方餅橫鋪茗芽其上太守常薦之於京洛題曰陽坡橫紋茶

是詩所謂陽坡其亦以日之所燭欵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借言桃源也或引俗以三月水

為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仇渠尤切後漢西南夷傳白馬氏者武帝以為武都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仇池山在今成

州上祿縣南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与秦城接壤同谷圖經隋平仇池氏建西康州于同谷三秦記仇池本夕仇維山上有池故名

仇仇池氏潛通小有天茅君內傳大天之内有玄中洞三十六洞第一

委羽之洞周回一万里名曰大有宬明之神魚人不見
世說仇池有地穴通小有

天按集公憶昔詩云此尋小有洞是也

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經十九靈泉也福地語具傳道書有二十六洞天七十二

膏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方知之者无一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晒金陵之福地餘見前近

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南謂仇池西南有靈泉十九以出神魚食之者輕率故懷之而有卜居之意也

惟東一門可上平田百頃甘泉百孔一夫持闕方夫莫窺而南詩以十九泉為言蓋

率其大者矣何當一茅屋送送老白雲邊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縱意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一作塞風客

舍雨連山阮籍行多哭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觸哭而反顏延年詠阮

論途窮能無慟龐公隱不還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

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東柯遂踈懶休鑷鬢毛斑

遂一作放甫愛東柯之景致遂欲慕阮籍之命駕龐公之採藥而居

于此谷也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候帝令左右鑷白問王我誰

耶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宜有為人作曾祖而披白髮乎即擲鏡鑷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落日踰暮年邀雙鳥甫言

欲与妻隱居于此 晴天養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

人以竹筒引水也 採藥吾將老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神仙傳呂恭將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

還晉葛洪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 兒童未遣聞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蒼雨亂淋慢山雲低度墻

鷓鴣窺淺井鷓鴣胡切鷓疾之切水鳥也此喻細民之无食也楊孚博物志鷓鴣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

生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 虹蚓上深堂深一作高喻小人居高位於廟堂之上則

君子擯逐於崖谷矣或謂以積雨久陰而然也崔豹古今注虹蚓一名蠃蠃善長吟於地中江湖謂之歌女 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公自謂也塞雲多斷續言山障多疑也

邊日少光輝言霧霧深也警急烽常報烽謂烽燧也言邊庭焚積草以升煙求救也曹

子建白馬篇邊城多警急胡虜數徙移 傳聲檄屢飛聲一作聞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檄召也魏武奏

事云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西戎外甥國按唐書正觀時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皆下嫁吐蕃

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靈國公主下嫁回紇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璞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臂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唐替普遣名悉蠟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替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近一作近吐蕃替普尚公主本外甥之國今助寇入虜故云何得近天威也左氏僖公九年傳王賜齊侯昨公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鳳林戈未息

秦州記抱罕原北鳳林川山中有黃河水東流十道志鳳林關在黃河側屬河州抱罕亦河州縣也

魚海路常難

郭子儀取魚海五縣即此處也

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

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事凡軍事懸壺以聚標易曰井收勿幕注井汲曰叔勿幕則勿遮幕之公言軍旅飲井者乾而所幕之井乾其懸示軍中之器以此表此井也

風連西極動邠雅釋地西至于**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李廣為右北平

漢飛**何時議築壇**兵戈擾亂西極北庭幸皆震動故甫思大將

戒設壇場拜韓**唐堯真自聖**以肅宗比堯君自聖則忠讜**野老復何知**野

公自謂也 暖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應音因言當門戶幸有兒

門慈明行酒李令伯表內無應門之僮 藏書聞禹穴 張勃吳錄苗山一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括地

志玉笥山一名宛委山即會稽山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

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篆其文禹乃東巡血白馬以祭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称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之字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

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是也 讀記憶仇池 憶一作悟觀此秦州詩兩言仇池甫意蓋厭秦隴欲命駕西南游同

谷也是歲乾元二年冬十月甫發秦州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竦起數丈有踰人功東西

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 為報駕行舊 指言平日同在禁省之故人也 鷓鴣在一枝

莊子逍遙游篇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 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老鶴萬里心 昔時賢俊人

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著養生論鍾會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

天下以康為慮耳因諸康帝信之將刑東孔明有知音蜀志諸葛亮傳

市康索琴彈之曰吾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孔明又知龍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明臥龍也將軍且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此傷懷材而不遇也夫龍

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露霖兩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雖

心在萬里奈已老何喻嵇康曰暮途遠無一言之接是以刑于東市

矣且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与不幸耶龍

松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之為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

甫所以傷才士不遇有道之君其与枯木何以異乎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獨一豈無濟時策策一作術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羅罟林茂鳥

有歸水深魚知聚淮南子水積而魚聚林茂而鳥集公有所謂舉

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

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鳴鶴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棲伯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田畝之中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
无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
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
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焉夢弼謂此飄時君之不
可樓托也甫奮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
時奈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羅者此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蘇武詩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求相望

武芳切 豈無柴門歸歸晉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詩寄

書雲中鴈為我西北飛 禽鳥亦有行行戶郎切列也禮兄弟之齒鴈行余

欲歸杜曲恐為盜賊所得是以飄蕩旅中然禽尚 尚有行列甫與諸弟離間可以人不若禽鳥乎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甫自喻如蓬為風所飄不獲歸本宗也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隨長風 客子念故宅

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 三年門巷空祿山反於天寶十四年乾元元年始收復京師凡三年也 張望

但烽火戎車滿關東詩戎車既駕 生涯能幾何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

涯
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洛陽東都也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親友相追攀王粲七哀詩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謂也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曹植詩闔雞東郊道驅上彼南山煙塵

阻長河謂也樹羽成臯間樹羽謂建旗也漢志成臯屬洛陽迴首載酒

地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時安史再陷洛陽迴首舊日載酒之地遨遊之所豈無過期但恨已非朱顏不獲覩收復世平之日也

寄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善菩薩一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一昨陪錫杖錫杖經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一名智杖一名德杖彰顯

卜隣南山幽左氏昭公三年傳惟隣是卜年侵腰脚衰陸

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爾雅釋山山脊曰岡竟日

陽光留崖陰謂山北風寒年老衰疾不便居茅屋買兼土斯

焉心所求

欲問舍求田而隱耕于此也

近聞西枝西

西枝乃東柯谷西枝村之西也

有谷

杉漆稠

一作杉

亭午頗和暖

四時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天台賦義和亭午

沙田又

足收

言且瘦也

當期塞兩乾

乾若

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

上面勢龍泓頭

謂相度左右龍虎如何耳

柴荆具茶茗遙路通林亡

言得以茶茗與費公相通往來也

與子成一老

來往亦風流

托言太公伯夷避紂之亂故隱

居東海北海之濱今用亦避唐亂而卜隱于此所以示識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宿多

前漢西域傳大宛俗蓄蒲萄酒馬首宿後漢使因采蒲萄首

宿種歸種於離宮第考注今皆有之漢時種也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

烽燧

輕一作搖烽燧一物二名然

胡兒制駱駝

制一作掣又尺列反又尺

例切玉篇挽也字書牽也今馳立掣而後伏之而後與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清一作晴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
作晴棲鷗以其无可棲
故帝之舌尔

兼葭尔雅釋草兼
兼葭芦葦也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沉波

體弱春苗早苗亦作田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

恐歲蹉跎亦一作祇兼葭衰脆不
能自守非歲寒之質也

除架瓠架也

東新已零落瓜架必以薪為之今瓜已匏葉轉蕭疎摧瓠
摘則架上之薪零落也
古今

幸結白花了注瓠辭青蔓除瓜实所結則秋虫聲不
瓠也
其蔓可除也

去暮雀意何如架除而鳥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夫
失樓托也

之初生東新為架以承之至花結而成实則除其蔓而毀其架甫因
感而傷之以謂人生未嘗无初自嘆其年少之時文采炳耀声言赫

爛今流離垂老而客于秦其何牢落如是耶

發畦 菜圃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數所主切計也公自憫也不忍

蔬之彫殘故於暮景之暇數其枝葉尔 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

闌生意春如昨 春曾言疑作春 悲君白玉盤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 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

清也然商声雖清而獨悲今欲尽奏以全其曲則 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 恐聞此而恨極故發聲微細耳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蓋言不獨人聞之秋雖天亦為之愁故雲動而風悲也

天末懷李白 趙子揆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求王璘而謫夜郎故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 周書時訓立秋之日涼風至陶潛江陵夜行詩涼風起將夕 君子意如何鴻

鴈幾時到月令中秋之月鴈來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自古文章

之士命運多蹇帶也魑魅喜人過魑抽知切魅胡必切鬼屬言賤所窮僻也應念共冤魂語

投詩贈汨羅汨汨筆切水名前漢揚雄傳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迺作書據離騷文而

反之自崱山投諸江流以弔原

獨立

空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搏徒官切飛而上也謂鷲

也鳥容易往來遊謂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鷲鳥之將博擊此可謂寒心矣草露亦多濕

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露下眾草則將殺草上蛛絲未收

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人事之好殺宜公有一端之憂也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

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喻君子見棄也昏

鴉已蒲林喻小人在位也

秋日阮隱居致瑾三十束瑾胡介功董采也隴外有阮昉隱居晉春

秋阮籍出陳留尉氏人物元古昉江左人門第一餘見貽阮隱居詩

隱者柴門內柴一作荆畦蔬遠舍秋多罌匡承露瑾不待致

書求束比青匆匆色匆匆說又刈草也詩生芻一束圓齊玉筋頭衰年

關南冷味暖併無憂併一作腹陶隱居本草瑾溫補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川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言自秦而之蜀驛樹傍列蜀山林篔為難歷也御史新驄馬為呈楊侍御也前漢相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

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辭驄馬御史參軍舊紫髯為張赴參軍之任也晉書郗超傳大司馬栢溫辟為參軍府

中為之語曰髯參軍以超髯故也皇華五君善處於汝定無嫌此以言楊侍御為皇華之

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必无嫌乃所以薦之也詩小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卷第十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勅目勅一作除薛二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

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寥闊言阻遠也斯人尚典刑薛畢二子皆大雅之君子可為國家之典刑矣

詩大雅魚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

謂同日迁官也魯嘗云声恐當作陞諸生困一經甫自謂也文章開突奧突奧言二

子之文章深遠也荀子突奧之內突字上依突尔遷擢潤朝廷今蒙

故能潤色朝廷也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聽讀平声聆也別來頭併

白相見眼終青晋阮籍母終能為青白眼伊昔貧皆甚同憂

歲不盈歲一作辛栖遑分半菽項籍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刘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浩

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忘

甫與二子有舊好雖今貴賤相邈必能青碩贊不相忘非若俗態之相猜

忘妖氛分忽杳冥

指祿山亂也

獨慙投漢閣

甫得罪自比揚雄也揚雄傳王莽誅甄豐

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俱議哭秦庭

言二子既顯達

當議拔朝廷之難也左氏定公四年傳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還蜀

祗無補

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故鄉用以故鄉為賊焚蕩釜獲歸還復何益哉

囚梁亦固局

鄒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疾之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南雖謫華州亦能固守蓋君子固

窮非若小人窮斯慙矣

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言胡兵亂華也

帝力收

三統

謂肅宗以復京師也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

天威摠四溟

謂總有四海也

舊都俄望幸

長安舊都望車駕之還也

清廟肅惟馨

再建宗廟以行禮祀之禮也書明德

馨雜種雖高壘

一作雜言祿山連結吐蕃入寇高其壘壘以自固也

長驅基建瓴

建居偃切瓴廬經切王師長驅而來其勢甚順如建瓴水也漢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香灑景殿

言其初復也長安志殿在西內綠絲院西

漲水望雲亭

言以水汎掃也長安志亭在西

內景福
其臺之西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謂宮臣

以點染為文字也
柱史正吏字柱史謂異曜為監察御史以介

冠法冠
官忝趨樓鳳含元殿西南有樓鳳閣
朝迴數聚螢數一作

以官忝拾遺居于鳳闕奈何貧而數聚螢也晉車
涪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喚人看驃裏

驃裏良馬也今喚人
自售蓋言不遇也
不嫁惜娉娉娉音丁切娉唐丁切娉娉美

比皆甫以良馬美女自前不見用於世也張
掘劍知埋獄此言薛

掘掘官乃曲豐城之劍初埋於獄基而為雷煥發掘也晉張華傳初斗
牛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張華即以

煥為曲豐城令掘獄基得雙
劍一曰龍泉水二曰太阿
提刀見發劓劓音刑砥石也此言薛

解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劓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劓恢派乎其於遊刃必有餘也矣
侏

儒應共飽言薛畢祿漸進與侏儒共飽也侏儒短人也東方朔傳

以若曹无益於縣官欲殺若曹侏儒大恐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
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号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朔言上欲殺侏

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

湖飢欲死上大笑因使漁父息偏醒公自北漁父之放逐以漁父息其獨醒也屈原漁父

待詔金馬門相得親近章屈原曰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繼其醪何令放為

望濁涇今在秦州而憶長安也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羽書還似急羽書謂

以木簡為之長尺一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其速疾也

烽火未全停李烽以報警急未全師老資殘寇師以防邊日久而老也戎生及近垆垆古瑩切林外也老

餘烽也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

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爾雅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余謂玉言溫也燭言明也

誰定握青萍握一作淬青萍劍名言誰握青萍之劍以定天下

青萍干將之器拂劍无声應機立斷二子也陳孔璋吞東阿王踐君侯秉

隴俗輕鸚鵡鸚鵡能言鳥也隴右所出原情類鶴鴒鶴鴒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今

為時人所賤也公自况客於隴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

形言仰取法於二子也血也詩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辭畢一子如兄弟之急難以相救

寄彭州高二十五使君適號州岑二十七

長史參三十韻

時患瘧病。按唐書高適太子營事出刺彭蜀。一州岑文
本曾孫右補闕坐左迁岑有號州衙郡還詩曰郡中叨
佐理頭白纒折腰郡齋詩曰辛曾趨丹墀數載侍黃屋
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甫此詩作於乾元二年後八
年當大曆二年甫下峽至雲安參時為嘉州牧甫有詩
曰不見故人十年餘又按地志乾元二年嘉州昇都督
府參為尚書郎嘉州牧詩曰諸侯非奔擲半別
已朝翔諸侯拍適半刺拍參與參詩互見也

故人何寂寞

故一作古

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雖盡

夢還筆後

為詩絕无美句
時人為之才盡

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謂目有所見則心
有所感而不忘也

海內知名士

詞客名士皆
指高岑也

雲端各異方

異方謂彭屬蜀號屬山南也故乘
祭府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无期

高岑殊緩步

謂迂擢
不驟也

沈鮑

得同行

同變作周謂高岑可
與沈約鮑照齊驅也

意愜關飛動

飛動謂鳥獸昆蟲
也沈佺期祭李侍

郎文思含飛
動才冠卿雲

篇終接混茫

混茫謂天地也言高岑之
詞章該貫天地及万物也

舉天悲

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事可傷

富田謂富嘉謨言駱謂駱

賓士盧謂盧照隣王謂王勃王暉曰文章之伯而不容於世故當時諸為之悲惜以言高岑二子亦以文士而得官則此四子為得志矣

侯非棄擲謂適也刺已期期謂岑也別駕與刺史同流王化

於萬里在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

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

使疏吏切將命者言

男兒行處是

言无入而不自得也

客客子鬪身強

鬪

沉綿抵咎殃三年

依問公也

猶瘡疾一鬼不銷云

漢舊儀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瘡鬼一居若水為罔兩

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於是歲終時難以索室中驅疫鬼也蔡

邕獨斷又云一居江水為防鬼按集公過王倚詩云瘡癘二秋孰可

忍寒熱百日交相戰正与此合三

秋謂一在麕一在華一在秦也

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此皆瘡之狀也

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

醜他典切說文面見也

何太龍鍾極行不進貌

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

盡室在邊疆

公時寓同谷也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皆王

于劉表甫恨不及依高岑乃效龐公隱于鹿門也按
集遣興詩峯家隱鹿門劉表安得取是也注見前
心微傍魚鳥
晉嵇康遊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書道心惟微
肉瘦怯豺狼
豺狼喻貪暴者
隴草蕭

蕭白洮雲片片黃
隴謂隴右洮即臨洮隴草洮
雲皆甫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劍閣

外
劍閣乃劍關也在蜀後漢郡國志蜀郡蒲氏道
號略鼎湖傍
注蜀王本紀縣前有兩石對如關號曰劍門

鼎湖乃鼎城也屬號昔黃帝鑄鼎于此後漢郡國志弘農郡陸渾西
有號略地注左氏傳十五年傳晉侯賂秦西且號略又云湖故屬京

兆前志
荆玉簪頭冷
荆玉乃魏州之土宜
巴戕染翰光
為岑長史而言也

乃彭州之土宜為
烏麻蒸續曬
陶隱居云胡麻當九蒸九曝
教搗充餌唐本注云烏者良

丹橘露應嘗
周李元操詠橘白花如散雪朱實
似垂金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
豈異神仙宅

俱兼山水鄉
烏麻丹橘乃神仙之服食亦
彭號二州山水之所宜也
竹齋燒藥竈龜花

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蜀忙
言高岑二子
詩思清新也
舊官

盜改漢
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
各彭亡欲從之故有是言
淳俗不離唐
魏本晉地詩
晉風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要深思遠
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
安貧
公自

言也家語貧者士之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謾猖狂

蚩尤胡羯指安史之亂也山海經黃帝殺蚩尤于冀

會待祚氛靜論文暫裹糧

甫欲待寇平裹糧往就高岑二子共論文章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

識一作辨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能識此物麟角鳳背喻王倚生非其時故世人莫識之

煎膠續弦竒自見

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竒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

之巧其竒自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四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遠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羣仙家養鳳喙及麟角煎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天上鳳皇誰得隨世間那有續弦膠

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

素知賤子甘貧賤

賤子甫自稱也

酷見凍餒不足耻

凍一作陳誤也

多

病沉年苦無恠王生見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

瘡癘三秋孰可忍

前見

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

坐有胝

胝丁泥切皮厚也

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

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粳古行切養生要集粳稻屬也

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菹側魚切說文酢菜也金城

土酥淨如練酥音蘇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畜豕一作富豕

非是割鮮謂新殺者密沽斗酒諧終宴言王生禮意無盡也金城秦地也有醃金

西都賦割鮮野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焉非肴膳之美而何古詩斗酒相娛樂聊厚不

為薄曹植公燕詩終宴不知疲故人情味晚誰似味一作義令我手脚輕欲旋

旋或作旋辭亦切甫當晚年窮困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踈弃老馬

誰有情味之厚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歡喜而手脚輕欲旋舞也為駒信不虛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詩人所以刺之老馬而反以駒視之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總不

虛也詩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

飯讀去声餐也甫傷年老為時輩所忽故譏時輩雖見遇于君未必他日不若甫之困躓者也只願無事長相

見甫既傷交態刻薄遂美王生可與長相見也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贊公於至德二載歲在丁酉時會公於大雲寺後請秦州按集公有大雲寺贊公房詩又有宿贊公房詩

出郭眇細岑眇視也披荆得微路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荆覓路溪行

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甫以贊公比

之好靜心迹素素謂質素也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贊公詩招甫為隣居盛論巖中之景趣甫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

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捫蘿謂其山險澁攀松蘿以登之也范雲詩捫蘿忽遺我折桂方思

君涉巘眩返顧巘魚蹇切山脊也眩黃練切亂也外山脊而反顧其下令人目眩亂也詩大雅涉則在巘要

求陽岡暖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比背陽故苦

涉陰嶺返涉晉作步左氏傳固陰返寒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

意未展言未合意也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公杖策歸晚是以宿贊公土屋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山人一土室延白光松門耿

踈影躋攀倦日短言登陟之難語樂寄夜永言夜長可明

然林中新燃林新所以代燭也暗汲石底井汲石泉所以享茶也大師京國舊

大師指賈公也京國舊謂京師上刹禪宿也德業天機秉謂機

喻伽論能化導衆生令苦寂滅故號大師智出德業天機秉謂機

然也從來支許遊昔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道遊興趣江湖迫

數奇謫關塞數所具切計也奇居宜切不偶也關塞指華州甫

封侯顏師古曰言道廣存箕顛言主也道德廣大不以甫棄官

廣命隻不偶也道廣存箕顛為賁亦若帝堯道廣能存許由

之徒不強屈以為臣也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沛澤之陽何知戎馬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何知戎馬

間前注復接塵事屏屏必郢切棄也甫以兵甲擾攘之際不意今

幽尋豈一路言多方尋幽遠色有諸嶺言遠望諸嶺山色

太平寺泉眼

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招提馮高岡高岡山脊也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

二字只稱招提只今十方寺院是也餘見遊雲門奉先寺詩注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南楚之間謂之莽

傍有石笋蜀人言天以鎮海眼謂此泉從石中而出亦如海眼也天畔縈水府水府江州淮漢是也言此泉脉

縈帶水府於天邊不獨益于此寺也海賦尔其水府之注極深之庭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鑿堊不盡土鑿之不深自然有水也取供十方僧香

美勝牛乳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有少疾當用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

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趣協音去聲何當宅下流

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

身服輕延年

佳人詩簡兮刺不用賢也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言賢者有佳美之德甫之此詩亦以佳人喻賢者

君之於臣亦猶夫之於婦也君用新進少年必至於疎弃舊臣夫淫於新婦必至於離絕舊室此必然之理

也甫寓意於君臣而有此作非獨為佳人之什讀者可以意會也

絕代有佳人

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特立

幽居在空谷

作山詩皎々白駒在被空谷言賢人隱于空谷今有一佳人為夫所奔幽居于空谷蓋言失所也

自云良家子

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

敗一作乱謂經祿山之乱也

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

得收骨肉

恨兄弟已死妾獨一身不見收於骨肉之親恨无所依也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即族之屬連也

情惡衰歇

言華落色衰也

萬事隨轉燭

夫婿

輕薄兒

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

新人已如玉

已一作美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合

昏知尚時

周處風土記台昏撞也葉晨舒而昏卷陸佐公石闕銘台昏暮卷黃炎晨生注合昏木名本草云合歡即

夜合也人多植庭除間一名台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台昏

鴛鴦不獨宿

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亮

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余謂此佳人自怨之辭台昏之木鴛鴦為之鳥尚且知時忝匹可以人而不如之乎所以深刺夫婿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

人在山泉水濁言舊壘已出也侍婢賣珠迴侍一作待賣珠所以供朝夕也牽

羅補茅屋牽蘿所以禦風雨也摘花不挿髮髮一作髻晉又作鬢言无心於為容飾也采

栢動盈掬言秉心專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天寒翠袖薄言不見恤也日暮

倚脩竹是詩特以采栢倚竹為言者蓋栢与竹歲寒不改其操雖為夫所弃誓以前自守始終不變亦猶賢人君子雖見逐於君而吾操守終无改易此其所以為忠臣貞婦者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言盜賊之多也胡為君遠行言遠行以戍邊也親朋盡一

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

昨日因見古人情

空囊

翠栢苦猶食屈原九歌山鬼章飲石泉兮飲松栢刘向列仙傳屋在者觀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体生毛長數寸博物志荒乱不得食細切於栢葉水送之耳古艷歌行不隨道經歷止陂馬度此葉苦不可嚼惟細切水送之耳

度此葉苦不可嚼惟細切水送之耳古艷歌行不隨道經歷止陂馬

炎拓素人啗松脂不可當飽聊可過節晨霞高可餐晨一作明高一作朝屈原遠游章漱正陽而含朝霞

注養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又直參如九華真妃曰日

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始知霞之精也夫殮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余謂用欲食栢殮霞高道於世也

世人共鹵莽鹵音魯莽莫古切又如字吾道屬艱難言已

不行也不爨井晨凍以不爨故不及無衣床夜寒詩无衣无

歲也囊空恐羞澁澁色入切不滑也盧思道後園宴詩可冷白水

留得一錢看神可念青樓女便研不羞澁送艷工言語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无地言弱水之深廣也玄中陽關已近天近

言陽關之高也唐王維詩西今君渡沙磧磧七亦切前漢音義

出陽關无故人後因以為詞累月斷人煙好武盡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

此戒之之辭也前漢李廣擊匈奴雪沒錦鞍鞞鞞音義

重感失道遂自刎百姓為之垂泣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行過此門

西行一作征西非是禹貢西彼于流沙

但添新

戰骨不返舊征魂

一作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

樓角凌風迥

凌一本作臨

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時借使與吐蕃和好因借

張騫為使使窮河源以為言也餘見秦州詩注

夕烽

軍制晝則燔燧夜則擊烽故謂之夕烽餘見前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

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

炬謂之平安火

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言急

劍奴傳烽

火通於甘泉光武紀修烽燧注邊方備警卒烽以相告

過隴自艱難

言安史之兵猶出沒隴上矣

道蓬萊殿

長安志蓬萊殿在東內紫宸殿之北

千門立馬看

觀兵

北庭送壯士

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

貔虎數尤多

獸貔白

狐山子穀郭璞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多戰子載龜銘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豹
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妖氛擁白馬妖氛指言吐蕃之兵山王南史侯景為亂乘白馬青絲為轡

以應元帥待彫戈元帥謂代宗待太子賜以彫戈而征吐蕃也莫守鄴城下鄴城

謂相州也時九節度以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斬鯨遼海波思明據鄴城未下甫謂可也孫綽賦斬鯨鯨於蒼波

不歸

不歸

河間尚征伐後漢志河間國治樂成汝骨在空城公言其從弟經亂離不歸而死寄骨

於彼之空城也左氏傳吾取爾骨焉從弟人皆有爾雅釋親兄弟之子相謂為從父兄弟終身恨

不平數金憐俊邁數所具切計也謂勿之時識錢數也張正見詩數金買名總角愛

聰明詩齊風總角卅兮注總角聚兩髦也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公言

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

鳥一作鳥非是後漢五行志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浦毛

黃詩傳訛動也

黃雲高未動

淮南墜形訓黃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雜體詩黃雲蔽千里

白水

已揚波

屈原九歌衝風至兮水揚波趙津女歌水揚波兮香冥冥

羌婦語還哭胡兒行

且歌將軍別換馬

將軍以敵人識之故換馬也

夜出擁彫戈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

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縵綴以鸞龍之珠錯以荆山之

玉如何有竒怪每夜吐光芒

晉張華傳初斗牛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虎氣必騰上龍身靈久藏

王子年神仙拾遺記顯現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世說王子喬墓有盜發之有一劍騰在空中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

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力盡歲晚病傷

心

淮南人間訓曰子方見老馬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對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貪其力而

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此詩托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棄捐而失之寡恩也楚辭王逸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

九思意欲
兮沉吟

銅瓶

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宜君之恩以及眾世亂則弃捐於寒甃時清則收用於瑤殿也

亂後碧井廢

祖德林詩碧井銀床互相應

時清瑤殿深

崔琦詩夏愛瑤殿清銅

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想平日清平之時玉殿深遠宮人以瓶汲水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

也側想美人意

古詩昔曰美人臨井意

應非寒甃沈

非一作悲甃側救切風俗通甃

聚磚修井也
賜井甃无咎

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井中或得斷釵遺珥有黃金蛟龍之

狀則有
之矣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春秋元命苞關中者秦州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故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

四一作西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眾復收四鎮更置安西都督府於上

以兵鎮守又唐志四鎮都督府亡效于闐焉者踈勒也

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老馬喻哥舒翰老將也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感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

蒼鷹馬飢著人著直略切飢鷹馬喻祿附人飽則高飛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意一作急言當此之時正

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也

音兵不在眾老子五十七章以音用兵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

祿山之亂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蔑无河北矣蘇子瞻有詩云已覺談笑无西戎盖用此也

肝奉至尊謂竭忠誠以待命也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軍以車轅

為門兵屯嚴肅雖飛鳥不得而過也竟日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言留兵

令不譁也

兩當縣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故道縣後魏置兩當以大散關与嘉陵谷地勢險阻

相當故吳十侍御江上宅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屬

三院一臺院侍御史二殿院殿中侍御史三察院監察
御史詳觀詩意吳侍御遷謫之由因為辯論良民不是
姦細以此忤權
貴而得罪耳

寒城朝煙淡山谷葉落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吳侍御謫居秦川其宅枕于江上陰風喻謫言也陰惡之風
吹汝言為謫言中傷也謝玄暉詩朔風吹飛陌蕭蕭江上來

鷓鴣雞
號枉渚鷓鴣或作鷓音昆三尺雞也上林賦音義鷓鴣雞黃白色似鶴
長頸赤喙宋玉九辨鷓鴣雞啁啾而悲鳴號平声渚小洲也

枉曲也言小洲之斜曲而不直者也晉陸
雲谷張上然詩通波激枉渚注曲渚也

借問持斧翁持斧翁指吳侍御如暴勝之也前漢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逐捕羣

幾年長沙客長沙郡即潭州也時吳侍御寓居于江
上譬若費詒謫于長沙也餘見前注哀哀

失木沈沈余救切似狸善旋言吳侍御失所
也淮南覽真訓後沈顛蹶而失木枝矯矯避弓翻言

待御避讓也淮南修務訓馮翊盧而翔以備矰弋崔豹古今注馮自
江南還河比射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獅長蘆數寸以防繒繳

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南與吳侍御相逢異縣雖思故鄉
之樂未敢異其如平昔僅獲保其

性命斯可矣昔在鳳翔都至德二載號西京
上元元年曰西都共通金閨籍金閨
謂金

馬門也甫與吳侍御共侍帝於鳳翔南
為拾遺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
天子猶蒙塵東郊暗

長戟 是時天子暴露風埃之中兩京未復山東盜賊正熾故也左
氏僖二十四年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書秦誓東郊不

開晁錯傳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兵家忌間諜 間讀去声諜達協切
說文軍中反間也

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

書無免殺無辜怨有同 所以分黑白 曹植詩蒼蠅間黑
白讒諂令親疎 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 肅宗即位時祿山未平賊遣謀者行反間之言以
中傷朝臣吳侍御作臺官正領舉劾之職每得罪

者必為之分剖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
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吳侍御雖有所辨明宰相雖權時從之必

竟不悅以此 仲尼甘旅人 天子此時尚且蒙塵為人臣者豈可
求安乎然吳公雖斥逐江上亦所甘

故黜之也 向子識損益 以向
子比

心無恨譬之仲尼甘為旅人其意在於濟時
故也王弼曰仲尼旅人也則其困可知矣 向子識損益 以向
子比

非不知閉口休歎息 樊本仲尼旅人
一瞭在此句下 余時忝諍臣丹

陞實咫尺 左氏傳天威
不遠顏咫尺 相看受狼狽 文字集略狼狽猶
狼跋也段成式西

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
兩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至死難塞其行邁

必多違詩黍離行邁靡盬中心如醉又出門無與適王粲七哀詩出

門無所見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甫時黍為拾遺其去天子不遠可以諫矣坐晉吳侍

御之狼狽而不救至雖死不足塞吳侍御之責用因過
其宅自知於侍御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